

第一章 Family

「路德醫生，今晚交誼廳有跨年晚會，你要不要參加？」一名護士單手撐著下巴，巧笑倩兮地面對眼前男子。

路德醫生，今年二十八歲，未婚，為人幽默風趣、待人和善，是全醫院最受歡迎的黃金單身漢，在護士中擁有極高人氣，若能邀請到他，晚會肯定會熱鬧許多。

「不了，今天我有家族聚會，不能參加晚會。」路德推辭同事的好意邀約，對她歉然一笑。

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」護士遺憾地說著，「我會穿比基尼參加喔，不來就太可惜嘍！你不重新考慮看看？」說完，她單眼一眨，仍不死心地試圖誘惑他。

路德很給面子地吹了聲口哨，但絲毫不打算改變主意。

「就不能看在我的份上推掉家族聚會嗎？反正家裡那些親戚平常想見就見得到，跟我穿比基尼比起來，當然是這比較少見吧！」她嘟起嘴，表現出不滿。

「我是很想看妳穿比基尼啊，可我跟家裡的那些人不常碰面……」路德停頓了一下，似乎想起了什麼，才又接著說：「而且去年家族聚會我沒參加，家裡那個……嗯，長輩簡直氣炸，這次不去真的不行。」

「路德醫生—」

護士還想盧，卻被護士長凱莉的聲音打斷。

年近四十的凱莉匆忙趕到路德眼前，喘著大氣通知，「路德， E R (Emergency Room, 急診室) 那裡有個C級病患七點十分入院，喬治已經到手術室處理了，他要你快點過去。」

路德一聽，連忙跟著凱莉離開。

「情況怎樣？」他邊快走邊詢問對方。

「就不能讓我喘口氣嗎？」凱莉雖抱怨，但還是趕緊報告情況，「對方是負責邊際巡邏的巡警，似乎是誤觸防護罩，結果被外面『那些東西』趁機抓住，咬了幾口。」

「被咬了幾口」路德十分錯愕，不由得眉頭深鎖，這情況聽來很糟啊！

「但他撐了三個小時，到現在還沒有變形跡象。」凱莉把人帶到手術室便準備離開，「路德，祝你好運。」

「謝啦！」雖然言謝，但路德皺著眉，明白這種口頭上的祝福沒有實質用處。

「要是發生什麼事，別忘了牆上有槍。」她笑著補上一句提醒。

「但願用不到。」沒有回頭，他揮手向凱莉道別後直接走進手術室。

換裝後，路德看到已經在手術室裡的喬治正準備幫病患截肢，看到他進來，喬治停下動作。

「怎麼這麼久？」喬治抱怨一聲。

「來得及不就好了。你要截肢啊？」路德邊詢問邊觀察病患的狀況。

「我手上拿的鋸子這麼明顯，難道你沒看到嗎？情況你應該聽凱莉說了吧？」喬治指著病患腿上幾處被咬的傷口。

傷口類似人類的齒痕，卻是相當嚴重的撕裂傷，肌肉組織暴露出來使不規則的傷

痕看起來格外怵目驚心。

「對方還沒變形不是嗎？」他不太同意喬治的做法。

喬治白了他一眼，「我這是在幫他，難道要等他開始變形，我們再一槍斃了他比較妥當？」

「拜託，喬治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是指不見得每個被感染的病患都會變形，也許他不需要截肢。」路德解釋。

「你覺得他會跳過變形，直接進化？」喬治緊皺眉頭，顯然覺得他在開玩笑。

「說不定。」路德提出自己的見解，「你看他都熬過三個小時了。」

「話說如此，但你應該知道直接進化的機率有多低吧？」要不是他手裡拿著鋸子，真想一巴掌打醒路德。當了這麼久的醫生，竟還如此天真！

「狼族裡的那些人不都直接進化了。」路德舉例。

「狼族」喬治的語氣充滿了質疑，「你在說童話故事嗎？這個人不可能成為狼族那種人的，這叫本質不同！」

看路德似乎還想說什麼，喬治連忙出聲打斷。

「我要把已感染的部份切除，你若不幫忙就走開，再聊下去，要鋸的部份又要變多了。」喬治一邊嫌麻煩地打發他走，一邊嘟囔，「真不該讓凱莉找你來。」

不被同事認同的路德沮喪地離開手術室，轉而要到樓上的小房間觀看手術情形，途中巧遇凱莉，和她打了聲招呼。

「怎麼了？被喬治趕出來了？」凱莉關心著，並不忘調侃他。

凱莉身後的兩位實習護士向路德點頭打招呼。路德想起凱莉曾不只一次埋怨，年底了還要帶實習生，實在很累人。

不等他開口，愛抱怨的凱莉就開始碎碎唸，「我說整間醫院這麼大，居然只有兩位醫生負責C級病患，我看我真的要跟院長建議，讓他想辦法增加負責C級患者的醫生。」

路德無奈地回答，「治療C級病患太危險，沒有人會想要這份工作的，即使院長有想法也同樣束手無策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願意做？」凱莉反駁，不給他辯解的機會，接著揮手驅趕眼前的人，

「去去，我忙得很，不跟你閒聊了。」

哪有閒聊，明明只是單方面的抱怨而已。路德無奈一笑。

帥氣醫生憂鬱的苦笑，讓兩位年輕的實習護士看呆了，一時竟不覺停下腳步。

「還不快跟上！」已經和路德擦身而過的凱莉揚聲催促實習護士，一點也不在意醫院裡貼著的「保持安靜」警告標語。

路德為凱莉的大嗓門搖搖頭，繼續走，當他來到小房間時，已經有個實習醫生在觀看手術。

「路德醫生。」對方向他點頭招呼。

「嗨。」路德回應，瞥了眼對方的名牌，旋即又補上一句，「貝里。」

喚出對方的名字，路德才想起對方的身份—貝里·辛普森，是院內附屬大學的準畢業生，也是喬治帶的新人，他工作努力、態度認真，只不過—這真是超無聊的

性格，對他而言。

說真的，他不太懂如何跟這種人相處。

「你也被喬治趕出來啊？」路德乾笑，試著尋找話題不要讓氣氛尷尬。雖然他所知道最不尷尬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，不過剛開始總該意思意思講點話寒暄一下，不過貝里應該不會理他，話題能如他所願立刻結束。

不料事與願違，向來不擅於交際談天的貝里破天荒地開口，語出驚人地說：「喬治醫生應該直接殺了他才對！」

路德聽了，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應。

只聽貝里忿恨地繼續說：「只有截肢是不夠的，一定要殺了他才行，從他被咬到現在都過那麼久了，C 病毒早就蔓延全身，變形只是早晚的事。」

「貝里，」震撼於貝里強烈的憤怒情緒與極端想法，路德終於回過神來，出聲反駁，「感染 C 病毒的人，不是只有變形這一種情況，有些人可以略過變形階段而進化。」

「不可能！」貝里怒聲反對他的理論，「能夠熬過變形階段的人，只有 C 病毒的實驗體而已，況且官方報告的數據顯示，到現在為止熬過變形而進化的人數只有十人。」

「你所謂的報告已經是十五年前的舊資訊了。」況且這種官方說法的真實性能有多高？「而那十人，只是官方公開承認的十位狼族成員，說不定私底下還有更多成員。」

「如果真的有更多成功進化的人存在，為什麼那些人不參與官方行動，一起守護我們的城市？你不覺得防護罩越來越薄弱，巡警只是誤觸就被外面的變形者咬傷！搞不好哪天防護罩就這麼沒了，變形者通通湧進來。」想像著那駭人的畫面，貝里咬牙，「我真不敢想像這麼一天。」

路德沉默下來，由狼族所做出來的防護罩，已經薄弱到誤觸就損壞的地步確實令人擔心，而且僅由少數人來維護一個城市，或許真的太勉強了。

說到底，事情會演變成如今的局面，得怪過於依賴防護罩的政府，甚至要追根究柢的話，政府從一開始就不應該研發康普雷克斯病毒—也就是 C 病毒，害得感染者不是進化成狼族，就是變形成吃人的怪物—變形者

話題意外地結束，氣氛微妙，直到貝里再次出聲—

「奇怪？」透過玻璃牆面，往下觀看手術過程的貝里突然發出疑問。

「怎麼了？」路德也轉頭望向手術台。

「我好像看到病患的手抽動了一下。」他指著病患的左手，「手術室裡沒有人注意到嗎？」難道說是麻醉藥效過了？不可能啊？

「通知他們。」路德才剛說完，手術室裡立刻有了異變狀況。

感染 C 病毒的巡警突然全身抽搐，猛地抓住一旁護士的手，面目猙獰似乎有話要說，然而他張開的口中僅湧出深紅近似黑色的血。

「喬治，牆壁上。」路德用與手術室通訊的擴音器提醒。

這是最壞的打算，同時也是最有效的方法—在巡警完全變形，喪失理智想吃人

前，一槍斃了他。

「就跟你說是你太天真了。」喬治邊抱怨，邊緊盯著患者的情況，緩慢移到一旁擺有槍枝的牆。

其他人員早就慌亂地逃走了，手術室中頓時只剩喬治、感染者，以及被感染者抓住的護士。

對方持續抽搐與吐血，但仍緊緊抓著護士，力量大得手指幾乎嵌入她的手臂，她痛得大聲哭喊呼救。

「救我！醫生、救我！」她哭花了一張臉向喬治求救。

「妳忍耐一下，我就快拿到槍了。」喬治背抵上牆面，連忙伸手拿下掛在牆上的槍，上膛後迅速對準感染者的腦袋。

「快開槍！」被抓住的護士激動地大叫，催促他開槍。

突然，那名感染者轉頭看著喬治，眼角緩緩流出血紅色的淚，一臉痛苦地向他求饒，「不、不要殺我！」

這一瞬間，喬治遲疑了。

「住手！喬治！不要開槍！」路德也透過擴音器阻止他。

「醫生！快開槍！」慌亂的護士急著想將自己的手扯回來，卻因此讓感染者的手指抓傷她。

「不要開槍！那個人進化了，你快看他的腳！」路德指示喬治看向感染者的腳。原本截肢到一半的大腿自動痊癒，變得完好如初，沒有留下任何傷口。照理說，變形者並沒有使傷口痊癒的能力，只有異能者才會。

喬治一看便瞭然，但還是不敢掉以輕心，依舊持槍對感染者大喊，「放開你的手！」他聞言，緩緩放開護士。一得到自由，嚇壞的護士馬上退到牆角，不敢再接近手術台。

「貝里，快去通知政府的人過來，我下去幫忙。」路德交代一聲，轉頭就走，匆匆趕到手術室。

可他才來到手術室前，隔著門便聽到一聲槍響，嚇了他一跳，趕緊開門探看。

眼前有持槍的喬治、奄奄一息的病患，以及一被槍殺的護士！護士的血噴灑了手術室一角，還不斷地汨汨流出她的身體。

開槍的後座力、殺人的罪惡感及恐懼，讓喬治持槍的手劇烈顫抖著，他望了闖進來的路德一眼，仍說不出話，只能緩慢地吞口水。

「喬治！」路德回過神，大約知道情況，「她變形了？」

喬治緩慢且僵硬地點頭，顫抖著聲音對他說：「路德，我、我殺人了……她明明是跟我求救的人，我卻殺了她……」畢竟是相處已久同事，跟送來的病患不一樣，開槍殺人讓他心裡很不好過……

「這不是你的錯。」看他就快崩潰，路德趕緊安撫喬治，並請他先行離開，「你先出去吧，這裡交給我處理。貝里已經去通知政府的人過來善後，他們會把病患帶走。這不是你的錯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去喝杯咖啡鎮定一下，E R 還有很多病患等著你。」他接過喬治手上的槍，扶著他的背，輕輕使力將他推出手術室。

情緒稍緩後，喬治對路德說：「我不能讓你一個人留在這裡。」

「沒關係的，我手上有槍，如果有危險，我知道該怎麼做。」路德說得輕鬆，又推了推他。

「還是你跟我一起離開？」剛經歷一場生死交關的危機，喬治現在實在不放心讓路德單獨留在事發現場。

「不行，一定要有人照顧病患，別擔心我，你快離開。」他口氣堅決，不容反駁，於是喬治只得緩緩挪動腳步，走向門口。

路德見他走後，立刻關上門。

手術室裡只剩下他、進化後的病患，以及已故的變形者。

政府的人很快就過來善後，向當時在場的醫護人員詢問一些問題，確認無人被感染後，便小心翼翼地把進化的病患帶走。

那時，那病患的神情有些茫然，臨走前還瞪大眼睛回頭望著路德，直到再也看不見他為止。

事情處理完後，路德回到醫生專屬的休息室。

喬治正躺在附設的床上閉眼假寐，一聽見有人開門，立刻睜開眼睛。發現是路德，便索性不休息了，直接坐起身。

「要喝咖啡嗎？」路德走近咖啡機，背對著他問。

「來一杯。」喬治的聲音顯得十分疲憊，先以手抹臉後，又伸了個懶腰，試圖讓自己有點精神。

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不是勸他去E R工作，怎麼會在休息室躺著？難道他不知道，忙碌才是忘卻恐懼最好的辦法。

苦笑一聲，喬治解釋，「剛盤問完，就被凱莉大媽趕到休息室來了。」

可以想像凱莉當時的模樣。路德笑說：「要是被凱莉聽到你又叫她大媽，肯定要對你碎碎唸一整天。」他遞了一杯咖啡給喬治。

「饒了我吧！她比我媽還會唸，不是大媽是什麼？」接過咖啡，喬治嘆了口氣，但笑容比剛才開朗許多。

路德保持微笑，看他這樣他總算安心許多。

「聽說你今天不參加跨年晚會？」喬治轉移話題。

「你聽誰說的？」這麼慌亂的時候還有閒情八卦，真令人佩服。

「聽護士說的，護理站現在正陷入一片低迷，想不知道都難。」喬治調侃，「你可是全院最搶手的黃金單身漢呢！」

「太誇張了，我想大家應該是擔心C病毒的事吧。」

「誰知道呢？」喬治聳聳肩，想了一下又問：「你那家族聚會幾點開始？你現在還在這裡行嗎？」

「糟！我都忘記這件事了！」都怪發生C病毒的事，害他壓根忘了時間。

路德趕緊看看手錶，八點三十分，幸好比想像中早。不過，雖說還早，但等他趕到聚會地點，肯定還是會遲到。

他二話不說趕緊脫下醫生袍，到自己的置物櫃拿私人用品，順便交代喬治，「我

得先走了，接下來就交給你，我趕時間！再見！」語畢，不管對方答不答應，轉身就走。

「喂！喂，路德！我還沒答應呢！我的意願勒？喂、喂！路德·馬修斯，你給我等一下！」見他頭也不回的走了，喬治難以置信地罵了句髒話，喃喃自語，「還真的就這麼走了，我才剛受到心靈創傷耶！也不會體諒我一下……」語末忍不住又罵了幾句。

路德走出醫院，途中不斷向眾人道別，多少耽誤到一些時間，所以他越走越急，還沒到停車場就迫不及待地掏出鑰匙，朝愛車的方向疾步前進……

奇怪的是，停車場的路燈似乎全壞了，一點照明也沒有，昨天晚上明明還很正常，可他現在只能就著院內透到外面的燈光勉強辨認方位，基本上，停車場此刻是完全的黑暗。

路德停下腳步，眨了眨眼睛等待適應黑暗，卻隱約聽見細微的求救聲。

「救命！」

這聲求救聽起來模糊、悶悶的，像是被人以掌摑住嘴巴，而無法順利發聲，從音質上勉強能判斷出呼救的是位女性。

路德連忙張望四周，摸索著往聲音來源走去。

他知道自己快遲到了，但還是無法見死不救，當眼睛終於漸漸適應黑暗後，他隱約看見前方有人。

「誰在那裡？」路德大聲一喊，期望對方能被他的聲音嚇到，放下人質逃離，可事與願違，對方似乎比他想像的還要膽大妄為且凶狠。

「嘿！老兄，我要是你的話，我會假裝沒看到，趕快離開這裡。」

對方說話的同時，有另一道影子突然撲向路德，他雖反射性退了一步，可仍沒逃過攻擊，身體被擊飛，撞上旁邊的一輛轎車，使防盜鈴大聲作響。

路德按著胸口，咳了幾聲，甚至吐出血來，劇烈的疼痛令他咒罵了句髒話。一般人可沒有這種能將一個成年男子擊飛的力量，對方恐怕是異能者，而且有兩個人。

「喂！搞什麼鬼啊！怎麼他還活著？你下手太輕了吧，像個娘們似的。」剛剛向路德挑釁的人不滿地向夥伴抱怨，而他手上還扣著一個女人，一個被他以手摑住嘴巴無法求救，不住瑟縮發抖的女人。

「閉嘴！」撞飛路德的人則是不爽地回答，「是他運氣好避開要害。」

但這只換得夥伴不以為然的嗤聲，嘲笑他無能卻要牽拖運氣好壞。

「你們是異能者？狼族的人？」路德擦掉嘴角的血。可惡，肋骨跟背部超痛，怕是被撞得骨折了。

「就說你不行，你看他還能講話！」

「給我閉嘴！」被嘲笑的一方拿路德出氣，他一抬手，一束藍光直接射向路德，絲毫不受阻礙地刺穿他的胸膛。

被抓住的女人因藍光閃過而看清這一幕，嚇得驚聲尖叫，直接昏倒。

「喔，這下終於讓她閉嘴了，早點昏倒不是省事多了，賤貨。」摑嘴的人開心放

手。

倏地，原本昏暗的路燈突然亮起。

兩名異能者這才露出真面目，原來是對雙胞胎，他們對看彼此一眼，神情滿是疑惑，對四周突然大放光明的景象感到不解。

「不是我幹的。」雙方都否認。

「你們誰下的手？」一句冷冷的質問突然響起。

兩位異能者回頭望向聲音的主人，雙雙一驚，來人竟是狼族首領左右手一羅伊，而對方正怒氣沖沖地瞪著他們。

「羅伊」雙胞胎異口同聲，「你……怎麼會來？」

「你們好大的膽子！我問你們，誰對他下了手？」羅伊指著被藍光穿透身體的路德。

雙胞胎頓時覺得大事不妙，先是互看一眼，又怯怯望向羅伊身後被藍光貫穿的路德。他們該不會惹到不該惹的人物吧？兩人冷汗直流地想著。

「不說也行，反正也不重要。」羅伊手一揮，雙胞胎尚未理解他話裡的含意，即被兩道橙色光芒穿透各自胸膛，像串燒般插在地，而隨著雙胞胎被攻擊，藍光立刻消失。

這時，路德猛地抽了口氣，呼吸恢復了順暢。

他一睜開眼就看到——一個昏倒在地的女人、一對被橙光穿透很是狼狽的雙胞胎，以及出手制止了雙胞胎惡行的異能者，同時也是自己熟人的羅伊。

「嘿，羅伊，好久不見。」他主動打聲招呼。

「好久不見——」羅伊想了一下，正確地說出對方現在使用的名字，「馬修斯先生。」他臉上的怒氣褪去，換上一貫冷漠的神情。

「你還是老樣子，總是臭著一張臉。」路德揉著剛被貫穿的胸膛。媽的，這比被摔出去還要痛上百倍，他剛才可是連呼吸都停了。

「馬修斯先生，首領特地交代我親自接你過去，聚會再十分鐘就要開始了，請務必加快腳步。」羅伊自動忽略他的話，絲毫沒有寒暄的意思。

「你這一板一眼的性格還是沒改。」在路德說話的同時，他胸膛的傷已經漸漸痊癒。

是的，使用路德·馬修斯這個名字的他是異能者、狼族的成員，更精確的說法是元老級的前成員，是第一批C病毒實驗體中存活下來的十人之一。

「馬修斯先生倒是改變許多。」羅伊意有所指地望向對方黑色毛衣上的洞，「這麼輕易就受傷的馬修斯先生，我倒是差點就認不出來了。還請你諒解怕認錯人，而太晚搭救的過失。」

聽出其中的挖苦之意，路德尷尬地乾笑幾聲，「不晚不晚，來得剛剛好。你也知道，出來討生活不容易，在外面我可不能使用能力，要是被人發現我是異能者，可就混不下去了！」

他可是千辛萬苦才得到現在的假身份，混得也還不錯，自然很珍惜現在的生活，絕對不想被人發現真實身份。

「混不下去？那很好，首領會非常開心，狼族隨時歡迎你回來。」

「羅伊，許久不見，沒想到你變幽默了。」知道羅伊的話不單是玩笑還有認真，路德只好繼續乾笑，打哈哈矇混過去。

談話間，他已坐上羅伊的車子，前往狼族一年一度聚會的會場。

狼，是群居的動物。

而他，卻是脫離群體、獨立自主的例外。

這是一趟安靜的車程，羅伊是很好的司機，不會主動開口說話，路德想著，趁機閉目養神。

假寐一會，他突然想起那個正等著他的人，知道那人是因為怕自己又爽約，特地派羅伊親自來迎接他。

思及此，他睜開了眼。

「嘿，羅伊，跟我說一下，威利還在為我上次爽約的事生氣嗎？」路德小心翼翼地問，好讓自己心裡有個底。

威利是狼族首領的真名，只有少數人能直呼他的名諱。

「是的，馬修斯先生，上次的事可讓族裡其他人吃了不少苦頭，還請你以後別再那麼做了。」羅伊的話聽似請求，但聲音很冷，不帶任何懇求的卑微。

「這麼說來，此行不就凶多吉少？」聞言，路德揚起眉，「族裡的人肯定恨死我了，我可受不了旁人關注的目光。」被一群異能者白眼以待，肯定非常壯觀。

「關於這點，馬修斯先生可以放心，你只要專心面對首領即可。」態度依舊冷冰冰。

要他跳過小嘍囉，直接面對大魔王？這豈不是更糟？路德苦笑。

但無論再糟，他也只能認了，誰教他真是爽約了。

重重嘆口氣，他對羅伊說：「羅伊，這時候你應該騙我說他沒有生氣才對，你這樣回答，會讓我開始擔心待會跟威利碰面時該怎麼辦。」

「馬修斯先生請放心，首領再怎麼生氣也不會動手傷你。」羅伊出聲保證，雖然語氣還是像之前一樣冷漠，但似乎有一點點難以察覺的不甘。

聞言，路德不認同地沉吟，「喔，是嗎？我很懷疑。」

第二章 Thirsty

聚會九點開始，他們抵達會場的時間是九點二十分，才遲到二十分鐘，算很準時了。路德站在大門口，看著手錶安慰自己。

「馬修斯先生麻煩加快腳步，我們遲到二十分鐘了。」羅伊在一旁催促著，恨不得直接把人抓進會場。

「才二十分鐘好嗎？緊張大師。」死到臨頭還不忘耍嘴皮子，這就是路德。「他都等我一年多了，有差這二十分鐘嗎？」

「有。」羅伊斬釘截鐵的回答，讓他立刻閉嘴。

「真沒幽默感。」低低抱怨一聲，路德還是乖乖跟上羅伊的腳步。

門口的警衛幫忙推開會場大門，裡頭喧嘩熱鬧，昏暗的光線讓人宛如身在酒吧，但與一般宴會不同的是，空氣中充斥著濃濃的血腥味，血才是這些異能者慶祝時的最佳飲料。

是誰說狼族只有十人呢？這會場裡少說也有一、兩百人。

羅伊一進門，眾人便向他行禮，不過他的出現並沒有打斷場內喧騰的氣氛，真正讓眾人停止喧鬧的，是他身後的路德。

對在場大部份狼族成員而言，路德是羅伊帶來的陌生人；對場上少部份狼族成員而言，路德是家族的背叛者。

疑惑的、好奇的、憤怒的、不屑的目光，通通毫不遮掩地朝路德而來。

逃得過一次，逃不了永遠，除了去年爽約之外，自他離開後，他每年都要承受這樣的目光。

步入會場的時候，他抬頭挺胸、環顧眾人，對異樣的眼光也能坦然面對。

期間與他對上視線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紛紛低下頭，本能的感到敬畏，就連那些瞧不起他、憎恨他的成員也都低著頭，不敢與他對看。

羅伊帶領他來到首領所在的主位前，人一帶到，他立即恭敬地退後一步，保持距離。

坐在主位上的狼族首領威利，有著一頭淡銀色長髮、金銀異色的瞳孔，以及白皙到幾乎病態的肌膚，美得非人。

威利慵懶地瞄了路德一眼，臉上看不出任何情緒。

「嗨，威利，好久不見。」路德神態輕鬆平常地打招呼。

這漫不經心的舉動似乎惹怒了狼族首領，路德突然被一股力量彈出去，他甚至沒看到威利是如何出手的，直到身體撞到了牆才停住，接著趴在地上。

見狀，威利微皺眉頭，細緻的臉孔帶著不解，「羅伊，怎麼回事？」

羅伊欠身行禮後，立刻上前解釋，一五一十地報告路德不久前受傷的經過。

聞言，威利瞪了羅伊一眼，似在怪他怎麼不先說清楚。

羅伊低姿態地請求首領諒解，可他不否認，他的確是等著看首領把路德摔出去。

受了重摔的路德爬起身，小聲咒罵幾句，氣惱的連看都不看主位上的威利一眼，一把搶過一旁無辜成員的酒杯，將裡面的飲料一飲而盡。

「這什麼？」他喝完後不悅的皺眉，詢問被搶了飲料的無辜苦主。

「A、A B型血。」對方害怕地回答。雖然不知道這人是誰，但能進來這裡的肯定是狼族成員，而他剛被首領摔出來還能沒事，可見有些本事。

人血，A B型。「嘖，我討厭A B型！」路德咋舌。威利就是A B型—討人厭的個性。

威利皺眉盯著路德的一舉一動，等了一會，看他就是不肯過來，立刻拉下臉，命令羅伊去逮人。「他在幹麼？叫他過來！」

羅伊走到路德面前，請他回主位前，「馬修斯先生，首領請你過去。」

「嘿，羅伊，我才剛被摔出來，難道你看不出來，我不受歡迎嗎？」路德哼說。

「首領絕對不是這個意思。」羅伊恭敬地回應。

一旁被搶血喝的成員傻眼了，眼前這人竟敢對羅伊擺架子！能讓羅伊這般必恭必敬，這人倒底是何方神聖？他心中充滿好奇。

羅伊躬身請求路德，但他遲遲沒有回主位的打算，不過路德心裡也很清楚，若不答應，羅伊會一直維持這姿勢。

其他看不過去的老成員，紛紛瞪著為難人的路德，氣氛頓時變得很緊繃。

終於，路德倏地站起身，沉默不語地越過羅伊，再度回到威利面前。

成員們盯著他的一舉一動，直到威利向他伸出手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肘，將人拉近自己，並以含著警告的目光環視底下成員一眼，成員們這才一一收回視線。

「對你而言，我是呼之即來、揮之即去的人嗎？」路德沒有推開威利，但語氣明顯不悅、表情微怒，居高臨下地睥睨對方。

他的好脾氣在剛剛打完招呼卻被摔出去時，便已消耗殆盡，一點灰燼都不剩。

「你不是。」威利反駁，一改慵懶模樣，不滿地仰頭瞪著路德，「你要是這麼好使喚的話，去年的聚會就會出現了。」

聞言，路德安靜了好一會，自知理虧，便按捺下怒氣。

好吧，只是被人摔出去而已，反正也不會有多大的傷害，雖然的確非常不爽，但誰教他放了人家鴿子。

深吸了一口氣，又重重嘆一口氣，路德道歉，「上次的事是我不對，是我爽約了。」他不打算解釋爽約的原因，反正對方也沒有興趣聽。

「嗯。」看他道歉，威利不再說什麼，而是用臉摩娑著路德的手臂，臉頰停在手腕的靜脈上，他貪戀地嗅聞那從淡青血管中沁出的迷人香味，呢喃著，「我餓了，上次你沒來，我找了個新成員代替你，然後……他就被我吸乾了。」

路德聽了，隨即皺眉，「你食量什麼時候開始變大的？這症狀有多久了？」

「嗯？」威利沒有回答，而是轉將臉頰貼在他掌心，如同寵物在向主人撒嬌，充滿愛意地望著他。

「你這症狀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」路德捧起他的臉問。

威利笑了笑，他喜歡路德關切他的樣子，盯了好一會才悠悠回答，「從去年開始，飢餓感一直都在，因為喝的血都不是你的，這讓我覺得很餓。」

「多少人？」知道威利的行為有極高的報復成份，路德擔憂的神情漸漸褪去，轉而換上責備的表情，「你吸了多少人的血？」

威利只是笑著，並不打算回答。

路德瞇著眼直瞪威利，卻對站在不遠處的羅伊質問，「羅伊！告訴我，他吃了多少狼族成員！」逼問聲音之大，幾乎蓋過場上的喧囂聲，眾人頓時安靜下來，再度將視線移到主位上。

「那些成員都是自願獻身給首領……」羅伊試圖辯解。

路德打斷他，「我只問你，多少人！」他移開凝視威利的視線，瞪向羅伊。

羅伊還沒開口，威利自己承認，「十三人。」他成功地拉回路德的視線。

「十三人？」路德不認同地搖頭，「十三人都比當初逃離實驗室的我們還多了。」

威利，你這是屠殺，就算他們是自願獻身，也還是屠殺！」

「那麼你要回到我身邊嗎？」威利不以為然，他一向只關心他在乎的。

「威利，我這不就回來了嗎？我一直都在這城市裡，哪都沒去。」路德說著。

「但你從沒主動回來過。」神色陰沉，威利不滿地道。

路德無話可說。

威利拉下路德的手，細聞他手腕脈搏的位置。「我餓了。」說著，他找到血管最粗的地方，張口以尖銳牙齒割破肌膚，吸吮湧出的血液。

「威利、威利！」路德急忙推拒威利的身體。他知道威利會喝他的血，早有心理準備，但這次的傷口比他想的還深，吸食的速度也比平常還快，這太危險了。

但不論他喊得多大聲、掙扎得多用力，此時的威利根本聽不進去，只顧著抓緊他的手埋頭猛吸血，急速且大量失血，讓路德開始頭暈目眩。

「威利，你這王八蛋！」他昏倒前不忘痛罵對方一句，頽然倒下。

即使如此，威利仍不肯放開路德的手，一副要把他吸乾才甘心的樣子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他才稍為滿足一點，意猶未盡地舔舐路德手腕上的傷口，由於異能者天生的癒合能力，那傷口一下子就復原了。

此時，路德的臉色顯得難看蒼白，威利卻頗為滿意自己對這人所造成的影响。

這個人體驗到的歡愉與難受都應該是他所給予的。

昏迷一小時就跟昏迷五分鐘一樣短暫，因為失去意識的自己沒辦法感受實質的時間感。

路德睜開眼睛時，眼前還是狼族的宴會場地，成員依舊是原來的那批，但是氣氛變了一會場內瀰漫著一股淫靡荒誕的氛圍。

男人貼緊男人、男人貼緊女人、女人貼緊女人，四、五個人聚成一團，他們撫弄著彼此的身軀、親吻其他人的嘴，或者互相侵犯、互相取樂，赤裸裸地表露自己的慾望。

今天是狼族一年一度的家族聚會、一年一度的慾望慶典。

手腕再度傳來疼痛，路德轉頭一看，威利正朝他另一隻手發動進攻，這次他的動作明顯溫柔許多，只是緩慢吸吮著、挑逗般舐舐著。

路德敏感地深吸口氣，威利不老實的舌頭搞得他非常不自在，他伸手推開威利的頭，「還來？你想把我吸成人乾嗎？」

威利以舔了舔沾血的牙，發出噴噴水聲，凝視他的異色雙瞳透露著濃厚的慾望。看到這麼魅惑人心的一幕，路德差點順應慾望，低頭狂吻對方。

理智理智！慾望是萬惡的根源。他暗勸自己別衝動。今天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
他別過臉，看著前方雜交的男男女女，都比看著身旁這個人還能冷靜。

威利起了個音，欲呼喚他的名字。

他冒然打斷，「不要用那個名字叫我，我現在是路德·馬修斯。」

「那麼，路德？」威利挑眉，試著稱呼看看。

「什麼事？」路德正襟危坐在地上，力求保持鎮定，雖然地板上鋪著紅色地毯，但還是能感受到地板的冰涼，可明明如此冰冷，他的身體卻仍覺得燥熱。

威利緩緩地逼近他，幾乎是靠在他耳邊說話，他能感受到對方在他耳邊吐出的熾熱氣息。

「你怎麼不看我？」威利不滿地詢問。

「不、不太方便……」路德往後一縮，很想逃開，但手腕還被握在威利手中。

「不方便看著我，是怕被我誘惑嗎？」詢問的同時，威利拉起路德的手，色情地舔舐他的食指，從指尖到根部，接著是手掌。

路德全身一顫，呼吸變得急促。

「你不覺得一」威利以舌頭在路德手掌上畫了一個圈，「很舒服嗎？」

拜他所賜，路德現在處於非常亢奮的階段。

男人，可以厭惡自己的慾望，但幾乎無法抗拒，尤其是被誘惑的那一方。

他明知道自己有更重要的事，不該耽溺於此，卻有個聲音不斷從心底冒出來跟他說—他們想要彼此，又何必苦苦拒絕，讓彼此痛苦？只要一下下就好、一下下就好……

路德想忽視那道魅惑的聲音，企圖保持清醒，至少，至少得將正事辦完……但此時威利略施力道，嚙咬他的掌，利牙壓迫著他的肌膚，雖痛卻帶著酥麻，一瞬令他迷亂神智，卸下防線……

「你說的對，的確很舒服。」路德終於轉過頭，而幾乎貼近他臉的威利正帶著淺淺的微笑，眼中透著顯而易見的慾望，恐怕……他自己也是一樣。

「路德，難道你不想親吻我嗎？」威利刻意在他唇邊說話，開開闔闔都碰觸到他的唇，像是邀請。

「不想一」才怪！路德湊過去狠狠親吻威利不斷誘惑他的嘴唇。

威利放開他的手，好讓他能捧住自己的臉。

路德的親吻是狠狠的摧殘，彷彿眼前人不是他的情人，而是仇人，活像要把對方吃進肚子裡似的。

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吻對方的，只是順從慾望、順從最原始的需求行動，直到咬破威利的唇，嚙到久違的新鮮血液，他才猛然清醒。

推開威利的臉，路德露出驚慌的表情，瞪大眼睛看著他。

「怎麼了？」接吻中斷，威利感到有點掃興，他疑惑且不開心地回望。

路德淡棕色的眼睛轉為深黑，瞬間又恢復淡棕色，慢慢鎮定下來。

威利的鮮血，幾乎讓他壓抑沉睡的能力短暫甦醒，也讓他徹底感受到自己對血的渴望，他討厭這樣失控的狀態。

「抱歉，我吻得太狠了，你應該推開我的。」他為剛才粗暴的行為道歉。

「可我不想，」威利伸舌舔唇，上面的傷口早已癒合，「我求之不得。」

「你都流血了。」伸手，他以指腹撫摸威利的唇，但已不見任何傷口。

「別跟我說你怕了，以後不敢再跟我接吻。」威利瞪了他一眼。

「不會。」路德緩慢靠近，在他唇上落下蜻蜓點水般的一吻，「我以後盡力這樣吻你。」

「那真是太無趣了。」這樣不痛不癢的親吻令威利感到十分不滿。

「又或者以後都不吻你，我也沒關係。」路德說完，又補充道：「我個人比較偏向後者。」

「好吧，不管你想怎樣吻我，我都願意接受。」說著，威利的手又不安份地搭上路德的腰，「那麼，我們可以繼續了嗎？」

「不。」路德推開他，「雖然我很想繼續，但這件事還是晚點再說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告訴你。」

威利盯著路德好一會，知道對方有多認真，才意興闌珊地收回手，只是不忘撂下狠話，「但願真的很重要，不然我就當著成員們的面上你。」

我還怕丟臉嗎？反正你不顧場合也不是一天、兩天了！雖然很想這樣反駁，但路德還是忍住了，畢竟正事比較重要。

輕咳一聲，他正色道：「在我過來之前，院裡來了個感染C病毒的患者，他原先是西區的邊際巡警，卻因為誤觸防護罩，差點被外面的變形者抓去吃了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威利不感興趣地聳肩。

「威利，巡警只是誤觸防護罩就遭遇危險，難道你不覺得事態嚴重嗎？」路德驚訝地質問。

「還好。」

「威利！如果只是誤觸防護罩就被變形者抓去，那肯定是防護罩的力量變弱了！你老實跟我說，你的力量是不是開始衰退了？」他緊張地詢問，就怕威利的力量已到極限。

「原來你還會關心我？」威利哼道：「你現在是在為我緊張，還是怕我保護不了這座城市？」

「威利！」路德責備地輕喚一聲，他不喜歡威利用這種質疑的語氣對他說話。

「我現在……非常後悔讓你離開狼族，讓你離開我身邊。」威利將頭靠在路德肩上，側頭看著對方的側臉、下巴、突出的喉結，他是多麼懷念這個人的一切。「如果我說我的能力正在衰退，你會因此回到我身邊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避開他帶著期待的眼神，路德斷然回絕。

威利大失所望，他用力推開路德，倏地起身，不回頭地往前走。「西區哪裡，帶我過去看看。」

路德起身，無聲嘆息，連忙跟上威利的腳步，越過歡愉的男男女女。

其實，有句話他不敢跟威利說，就怕後果自己無以承擔—

如果你的能力真的衰退了，我不會因此回到狼族。

但，我會帶你離開。

西區邊際，在出事之後政府便派人加強戒備，原本十人編制的巡警隊，如今擴增為三倍。

「就是這裡，你進去看看，我在車裡等你。」路德探看一會，確定這裡就是出事地點，便將車停好、熄火，卻沒有下車的意願。

把人帶到現場，然後自己什麼都不管，這算什麼？威利無聲地瞪著他，不能認同

他這種做法。

「別這樣看我，」路德擺手，無辜地解釋，「我現在只是一般民眾，不能進去警戒區。」

「喔，是嗎？」威利上上下下打量他一會兒，才不甘心地打開車門出去，並不忘交代，「在車上等我。」

「是的，首領！」路德頑皮的行個軍禮。

威利彎下腰，眼神變得銳利，瞪著他警告，「不准你這樣叫我。」

喔，真的生氣了。路德笑著回應，「好。」

看著他嘻皮笑臉的樣子，威利氣惱的用力關上車門，轉身往警戒區前進。

在車裡的路德不以為意地聳聳肩。

如果這是他的車，威利這麼大力關車門，他一定會叫威利回來溫柔地再關一次。

但這是羅伊的車，所以……算了，怎樣他都無所謂。

他就乖乖待在車裡，遠遠觀察外頭的情況。

遠遠觀察……咦？人呢，跑哪去了？怎麼一眨眼就不見了，剛剛不是才正要走去警戒區嗎？路德錯愕地左顧右盼，就是沒發現威利的蹤影。

這懶散的傢伙該不會懶得走路，用異能直接殺到事發地點吧

路德內心猜測，但他也沒想過自己會百分之百地命中真相。

對威利而言，何必和管區聯絡？等層層手續辦好，天恐怕都亮了！

威利漂浮在空中檢查防護壁，西區的能量與其他區域一樣多，並無較為薄弱的情況，問題恐怕是出在西區的變形者比其他地區增加了許多。

這些變形者為何聚集在此？

威利偏頭，細看聚集在防護壁外的變形者，發現有些不對勁。

一般變形者眼神渙散、渴望吃肉喝血，只會依照慾望本能行事，沒有人類基本的想法思維，但他現在卻在眼前這些變形者裡面找到例外。

那些人眼中閃著銳利的目光，盯著防護罩裡的人類。

威利落地，對因他出現而驚慌失措的小兵說話，「這裡誰負責的？」

「你、你一」小兵嚇得連話都說不清楚。

「西區的負責人是誰？」威利打斷小兵斷斷續續的話，揚高聲音發問，終於引來眾人注目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一名高階軍官趕過來，向其他人詢問情況，視線則停在外來者威利身上。

「我是狼族首領。」威利自我介紹後又說：「西區的變形者恐怕二次變形了，我要是你，會立刻通知上級，請他們派專家來處理。」

「你是狼族首領」軍官驚訝地看著他，沒想到可以親眼看到傳說中的人物，更沒想到狼族首領竟是個俊美的青年。

厭惡這人打量的眼光，威利皺起眉，暗自思索著要不要弄瞎對方的眼睛。算了，路德還在車子裡等他呢，別浪費時間。

思及此，威利打消念頭，輕盈一跳，身影瞬間就消失。

警戒區傳來隱約的騷動聲，引來路德下車探望，心想大概跟威利有關。

當他正想著該不該過去幫忙時，威利就回來了，而且是突然出現在他眼前。

「你就不能跳遠一點？」站這麼近，是故意要嚇他嗎？路德送他一記白眼。

「這樣比較方便。」他回答得理所當然。

「情況如何？」既然人回來了，路德打開車門，準備上車。

「防護罩沒有問題，我猜是C病毒進化，讓變形者二次變形了。」威利繞到另一邊打開車門，若有所思地頓了一會，「新的變形者似乎擁有人的意識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路德不敢置信，「擁有人類意識的變形者不就是異能者？」突然，他腦海浮現出稍早那名巡警的模樣。

「絕對不是異能者！如果是異能者的話，就可以突破狼族所設下防護罩。」那些新變形者依舊被困在外頭。威利略作思索，做下結論，「他們是比異能者低階，但比變形者高階的新變形者。」

如果新的變形者，真的擁有人的意識的話……那麼那個巡警恐怕不一定是異能者，而可能是新種變形者。

路德湧起一股不安。

像是要回應他的不安，遠處突然傳來響徹雲霄的爆炸聲，兩人回頭一看，城市中心最高聳的那棟大樓，竟然竄出濃濃黑煙與爆炸火光！

路德咕嚕吞下口水與威利對望，尷尬地笑了笑，「威利，怎麼辦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」威利相對非常冷靜。中央政府的辦公大樓爆炸了關他們什麼事？

「我好像闖禍了……」路德自白，「我可能把新種變形者當作異能者送給政府了。」然後中央政府的辦公大樓就爆炸了！

「就算那爆炸真是新變形者做的，那也只怪中央政府太無能。」威利哼笑，與路德相較之下顯得一副幸災樂禍的模樣。

「威利，我很認真！這可能很嚴重。」路德邊說，邊指向燃燒的大樓，「你看大樓都爆炸了。」語末，伴隨著轟然巨響，大樓第二次爆炸的火焰燒得更旺。

「所以呢？」威利冷冷瞄了大樓一眼，絲毫不感興趣，反倒轉身進入車內，關上車門。

「這樣不行。」路德跟進車內，關上車門，發動引擎，「放著不管，我會不安一輩子。」

方向盤一轉，車子轉了個大彎。

「去哪？」雖然這麼問，但威利早知道對方的目的地。

「去看一下。」路德繃著臉，一副很擔心緊張的模樣。

看他著急，威利頗為不爽，「你是擔心裡面的官員，還是那個新變形者？」無論路德選擇哪一個，他都不喜歡。

路德沉默許久才回答，「我是擔心外面無辜的民眾，要是有更多被感染的新變形者衝到街上，那可就糟了。」

威利不屑地哼了兩聲，但至少這個答案讓他還算滿意。